

續  
古  
文  
辭  
類  
纂

序跋類一

續古文辭類纂四

朱梅崖樂閒圖序。

吾師翼堂先生屏居於野者六年今年春天子南巡復先生故秩得歸休先生喜其罪之見諒於上且恩加寵命而不責其後則是公子之以榮而又便其私也既感而泣而又重念以朝夕思愆之身從是遂得釋然自放於鹿林雁漱斷橋紆嶺水竹之翳雪月之映杖行舟涉入深出高天地爲之加曠景物爲之加麗蓋有得於君之樂獲無事之間此其所以俯仰而無不自得也因命畫者續爲圖而詩歌繫之夫忠臣委身於君遂有不得已之義雖偶絀吏議不敢以爲文法之加而必痛其罪咎之積此先生屏居六年未嘗自以爲閒也既而天子親加瀚雪不待人臣之自明若以爲無愧其官者而還之秩夫人臣於官日

省無愧然不敢自信也 天子以爲無愧斯無愧矣故志慮得以自廣夫既委身 天子則身爲 天子之身股肱雖痺未嘗忘良也耳目雖竭未嘗忘繼也 天子以爲可休斯可休矣故筋力得以自私若是者乃先生之所謂樂先生之所謂閒也豈比夫枯槁沈溺之士忘大義之無所逃取一身之佚畢婚嫁之私計樂名山以徜徉也哉雖然先生年五十一正古人服官政之年鞞櫛治器未竟其施乃積弛朝服黑髮堅齒與二三野老磯釣岫遊盤薄酣嬉以消其精悍之氣則先生之樂或非天下士之所願也夫

朱梅崖道南講授序

安溪李遜齋先生著道南講授若干卷寄示請序蓋學者稱濂洛關閩閩學盛於朱氏其倡之者龜山楊文靖公也文靖出洛程氏兄弟之門其歸閩也伯子送之曰吾道南

矣楊授羅文質公羅授李文靖公李授朱文公此道南講  
授之所爲作也蓋自宋理宗後文公之書滿天下迄明以  
朱註取士則流傳益盛天下語宋理學者曰五子或曰六  
子龜山尙不在是數至羅氏李氏則幾以爲文公之師囊  
菽宏而漠然無與於道也夫博學詳說以盡斯道之體使  
天下學者有所據依文公之功信偉矣然其始去墨入儒  
以漸釋其拘牽者何人之化也靜坐以端大本而以明分  
殊爲要者何人之旨也故嘗譬諸閩學如作室然洛二程  
氏所受塵者也龜山塵券也羅氏基界也李氏大匠之圖  
也文公則因以成室焉耳其間土木之良版築之堅鏤雕  
之巧金碧髹堊之設則因事致美而於其本制無損益焉  
美其末而不察其本世之學者非惑與先生是書採羅李  
之說甚備蓋所以開導學者之耳目切矣至於附見已意

發擇宗旨尤極詳明學者非沈潛反復於是書不足以識其用心之精也先生早承家學湛深經術中年卽謝官杜門以味至道故其造詣之邃如此昔人稱羅文質不言而飲人以和又稱李文靖如冰壺秋月瑩絕瑕玷在琇嘗四謁先生於省會德度凝粹淵然穆然莫窺其際詩曰惟其有之是以似之其先生之謂矣

朱梅崖谿音序。

楊林谿水出百丈嶺嶺界於南豐建甯二邑水初出小泉也南池十里合眾流谿石阨之水始怒轟虺日夜或作霹靂聲人立谿上恆惴慄稍南益夷臨谿居人亦益眾未至楊林數里許水遂無聲然谿道益回多曲里人名之曰巧洋建甯方言呼水曲曰洋楊林在巧洋南三里谿水三面抱村如環筠園世居其地村多楊木故曰楊林而溪上羣

多松精雜他果卉彌望鬱然中夜風雨因至水潦聲自  
木聲相亂悲壯激越中雜希微如鐘鼓既闕而奏篋  
竹之音時或晨露淅瀝居人未起籜隕沙頽蕭屑有無  
谿獨遊其聽轉靜至於春秋朝夕蟲鳥之號平林幽澗  
樵採之響里巷謳吟和答春枕機杼鷄犬之鳴吹遠近斷  
續隨風高下一切可喜可愕之音咸會於谿筠園家谿上  
投徒谿西之草堂往來谿側輒聞谿音感而寫之於是其  
詩愈富筠園方壯時以詩名天下嘗遊太學觀京師之鉅  
麗所涉黃河長江浹漫洶湧駭耳盪心足以震發詩之意  
氣顧以不得志困而歸年幾五十回翔谿上其誠有所樂  
耶昔之學藝者患志不精乃竄之無入之地以求其所爲  
莫專一者一旦得之遂能役物以明其志今谿之幽僻  
而筠園樂之意豈異此耶余嘗序筠園詩以爲得高岸深

谷之理今讀所補琴操古歌益淵邃正變備具至效陶諸  
什則無懷葛天之遺風猶有存者其更世益深日息其志  
邁迹於古殆將往而不可知也其涵澹蕭瑟抑亦得於谿  
之所助者多也昔孔子教人學詩之旨審於興觀羣怨而  
末不遺夫名物筠園詩益富不自名歸功於谿集既成以  
是名篇故余得詳其原委云

彭尺木南响先生遺書後序。

嗚呼道之歧出不統久矣宋之世朱與陸分涂明之世王  
與羅異轍爲其徒者各峻城塹操戈戟伐異黨同至今而  
未已譬如父子兄弟散處異國倉卒遇於疆場之間以音  
聲面貌之不相識奮死力鬪爭而不知其本一祖之系也  
當明之季爲朱子之學者有梁谿高子高子之學由悟而  
入故能兼通王子之說其論學本末先後不悖於古經雖

王子復生當無以易之也。至於我朝夏峯孫子雖陽滋  
子始有志於微兩家之樊觀其會通上溯孔門並行不悖  
之惜而於時有當湖陸子者出復以排擊王學爲功又因  
王子而並罪高子自是王學既衰而爲朱學者亦日陋夫  
朱子未嘗離德性道問學也而後之道問學者諱言德性  
矣朱子未嘗不以虛靈不昧爲心也而後之言心者且以  
虛靈爲大戒矣夫不虛不靈昏且塞矣德性之不知而徒  
問學之務以是名朱子之學豈不陋哉曾大父南昫先生  
平生服膺高子之學由高子上溯朱王達於孔氏既有以  
得其宗會其極矣病世之託朱學攻王子者踵陸子之說  
日出不休也於是著陽明釋毀錄至公擔荷之勇進修之  
密具見於密證錄詩歌雜文中然後朱子之學至是益明  
而王子之學賴以不墜勤勤乎蓋孫湯之繼與紹升幸承

餘精微與同學友汪縉參訂遺書取其言之尤切者彙爲一編以詒同好學者誠能取是編反求諸身而近思焉則紛紛異同之論將有不暇計者矣

先謙案南昉先生名定求康熙丙辰狀元官至侍讀

彭尺木讀史記

孝文之詔單于也曰天不頗覆地不偏載朕與單于皆捐往細故俱蹈大道使兩國之民若一家子元元萬民下及魚鼈上及飛鳥跂行喙息蠕動之類莫不就安利而避危殆故來者不止天之道也大哉言乎凡有血氣之屬必有知有知之屬其同一氣也同一性也則同一天也天也者生生而已矣體天之心者亦生生而已矣然而漢之臣雖能言如賈生未究乎斯義也其所爲痛哭者非也知之者其董生乎故曰王者任德而不任刑觀於孝文之世天下

安百姓。足而刑。幾措。非任德之效乎。嗚呼。生生之心。其入人之深。如寒暑之浸萬物。而靡有閒也。及其後。雖以孝武壞之。而弗能斬也。雖以王莽奪之。而弗能絕也。至四百年而後已也。豈不盛哉。

姚姬傳左傳補注序。

左氏之書。非出一人所成。自左氏邱明作傳。以授曾申申傳吳起。起傳其子期。期傳楚人鐸椒。椒傳趙人虞卿。虞卿傳荀卿。蓋後人屢有附益。其爲邱明說經之舊。及爲後所益者。今不知孰爲多寡矣。余考其書於魏氏事。造飾尤甚。竊以爲吳起爲之者。蓋尤多。夫魏絳在晉。悼公時。甫佐新軍。在七人下耳。安得平鄭之後。賜樂。獨以與絳。魏獻子合諸侯。干位之人。而述其爲政之美詞。不恤其夸。此豈信史所爲。論本事而爲之傳者耶。國風之魏。至季札時。亡久矣。

與邶鄘等而札胡獨藝之曰以德輔此則明主也此與魏大名公侯子孫必復其始之談皆造飾以媚魏君者耳又忘明主之稱乃三晉篡位後之稱非季札時所宜有適以見其誣焉耳自東漢以來其書獨重世皆溺其文詞宋儒頗知其言之不盡信然遂以譏及左氏則過矣彼儒者親承孔子學以授其徒言亦約耳烏知後人增飾若是之多也哉若乃其文既富則以存賢人君子之法言三代之典章雖不必邱明所記而固已足貴君子擇焉可也自服杜以後解其文者各有異同近時有顧亭林惠定宇皆爲之補注余以爲有未盡乃別記所見者若總古今之說擇善用之萃爲一書則以俟後之君子

姚姬傳西魏書序。

當拓跋氏之衰朝廷失政而邊鎮橫武夫暴興而國綱移

天子寄居亟立亟廢蓋高歡一人而援立之帝三焉矣  
廢而孝武興孝武奔而孝靜立計其得失之故雖不甚  
遠而以時論之則孝靜固始爲孝武之臣也魏收書外  
孝武而以天平爲正豈理也哉南康謝蘊山觀察舊居  
史職出劄郡符間以退處數年之暇慨魏收之失當撰  
西魏書二十卷以正其失可謂勤學稽古雅懷論世者  
矣吾觀李延壽北史本紀錄孝武於東魏孝靜之前而  
不曰西魏意蓋以收爲非者然拓跋自崔浩被誅史筆  
回罔故紀道武以往事多侈詞又自道武以前二十  
餘世加以皇帝之號延壽因之不能正也今觀察所  
紀僅在其末二十五年事固有延壽之得而無其失  
者然延壽自序言見別史千餘卷今時代遠隔泯亡  
無一存不獲使觀察據之以考稽同異而裁定焉  
惜哉惜哉讀者知其網羅放失述作之志存

焉可也。

姚姬傳莊子章義序。

漢藝文志莊子五十二篇陸德明音義載晉宋注莊子者七家惟司馬彪孟氏載其全書其餘惟內七篇皆同外篇雜篇各以意爲去取自唐宋以後諸家之本盡亡今惟有郭象注本凡三十三篇其十九篇經象刪去不可見矣昔孔子以詩書六藝教弟子而性與天道不可得聞其得聞者必弟子之尤賢也然而道術之分蓋自是始夫子游之徒述夫子語子游謂人爲天地之心五行之端聖人制禮以達天道順人情其意善矣然而遂以三代之治爲大道既隱之事也子夏之徒述夫子語子夏者以君子必達於禮樂之原禮樂原於中之不容已而志氣塞乎天地其言禮樂之本亦至矣然林放問禮之本夫子告以甯儉甯戚

而已。聖人非不欲以禮之出於自然者示人而懼其知利而不以禮節也。由是言之。于游于夏之徒所述者未嘗無聖人之道存焉。而附益之不勝其弊也。夫言之弊其始固存乎七十子。而其末遂極乎莊周之倫也。莊子之書言明於本數及知禮意者固卽所謂達禮樂之原而配神明醉天地與造化爲人亦志氣塞乎天地之旨。韓退之謂莊周之學出於子夏。殆其然歟。周承孔氏之末流。乃有所窺見於道而不聞中庸之義。不知所以裁之。遂恣其猖狂而無所極。豈非知者過之之爲害乎。其末天下一篇爲其後序。所云其在詩書禮樂者。鄒魯之士。縉紳先生多能明之意。謂是道之末焉。爾若道之本。則有不離於宗。謂之天人者。周蓋以天人自處。故曰上與造物者游。而序之居至人聖人之上。其辭若是之不遜也。而蘇子瞻王介甫乃謂其推

尊聖人自居於不該不徧一曲之士其於莊生抑何遠哉  
若郭象之注昔人推爲特會莊生之旨余觀之特正始以  
來所謂清言耳於周之意十失其四五夫莊子五十二篇  
固有後人雜入之語今本經象所刪曾有雜入其辭義可  
泯其必非莊生所爲者然則其十九篇恐亦有眞莊生之  
書而爲象去之矣余惜莊生之旨爲說者所晦乃稍論之  
爲章義凡若干卷

姚姬傳南園詩存序。

昆明錢侍御澧旣喪子幼詩集散亡長白法祭酒式善趙  
州帥令君範爲蒐輯僅得百餘首錄之成二卷侍御嘗自  
號南園故名之曰南園詩存當乾隆之末和珅秉政自張  
威福朝士有恥趨其門下以希進用者已可貴矣若夫立  
論侃然能訟言其失於奏章者錢侍御一人而已今上

既收政柄除慝掃姦屢進疇昔不爲利誘之士而侍御獨  
不幸前喪不與褒錄豈不哀哉君始以御史奏山東巡撫  
國秦穢亂高宗命和坤偕君往治之君在道衣敝和坤  
持衣請君易君卒辭和坤知不可私干故治獄無敢傾陂  
得伸國法其後君擢至通政副使督學湖南時和坤已大  
貴媒孽其短不得乃以湖北鹽政有失錯君級君旋遭艱  
歸服終補部曹高宗知君直更擢爲御史使直軍機處  
君奏和坤及軍機大臣常不在直之咎有詔飭責謂君  
言當和坤益嗾君而高宗知君賢不可譖則凡軍機勞  
苦事多以委君君家貧衣裘薄嘗夜入暮出積勞感疾以  
殞方天子仁明綱紀猶在人臣雖有所怨惡不能逐去  
第勞辱之而已而君遭其困顧不獲遷延數寒暑留其身  
以待公論大明之日俾國得盡其才用士得盡瞻君子之

有爲也。悲夫。悲夫。余於辛卯會試分校得君四年而余歸遂不見君。余所論詩古文法君聞之獨喜。君詩尤蒼鬱勁厚得古人意。士立身如君誠不徒善詩。乃貴熱觀其詩亦足以信其人矣。余昔聞喪既作詩哭之。今得其集乃復爲序以發余痛云。

感激淋漓

姚姬傳食舊堂集序。

丹徒王禹卿先生少則以詩稱於丹徒。長入京師則稱於京師。負氣好奇。欲盡取天下異境以成其文。乾隆二十一年翰林侍讀全魁使琉球。邀先生同渡海。卽欣往。故人相聚。涕泣留先生不聽。入海覆其舟。幸得救不死。乃益自喜。曰：此天所以成吾詩也。爲之益多。且奇。今集中名海天游。卓者是也。藉故不善詩。嘗漫詠之以自娛而已。遇先生於

師顧稱許以爲可後遂與交密居閒蓋無日不相求也  
一日值天寒晦與先生及遼東朱子頴登城西黑審廠據  
地飲酒相對悲歌至暮見者怪之其後先生自海外歸以  
第三人登第進至侍讀出爲雲南臨安府知府赴任過揚  
州時龜在揚州賦詩別去龜旋仕京師而子頴亦入蜀皆  
不得見時有人自西南來者傳兩人滇蜀閒詩雄傑瑰異  
如不可測蓋稱其山川云先生在臨安三年以吏議降職  
遂返丹徒來往於吳越多徜徉之辭久之龜被疾還江南  
而子頴爲兩淮運使與建書院邀余主之於是與先生別  
十四年矣而復於揚州相見其聚散若此豈非天邪先生  
好浮屠道近所得日進嘗同宿使院龜又渡江宿其家食  
舊堂內共語窮日夜教以屏欲微心反求本性其言絕善  
龜生平不嘗聞諸人也然先生豪縱之氣亦漸衰減不如

其少壯然則昔者周歷山水偉麗奇變之篇先生自是將不復作乎飛既盡讀先生之詩歎爲古今所不易有子頽乃俾人鈔爲十幾卷曰食舊堂集將雕板傳諸人飛因爲之序。

姚姬傳揚雄太元目錄序。

揚雄太元漢藝文志以爲十九篇今傳晉范望法本爲十卷蓋雄本書爲八十一家以擬易六十四卦家有九贊以擬易六爻又爲八十一首以擬象傳爲元測以擬爻傳爲元衡元錯以擬雜卦傳元攤元瑩元槐元圖元告皆以擬易繫辭傳元數以擬說卦傳元文以擬文言傳惟無擬彖者耳自范望分元首冠贊之上分元測附贊之下於是其本爲十九篇者亂矣昔侯芭張衡之倫推太元比於聖經然世或謂其非聖而作經如吳楚之僭王宋蘇軾尤詆之

至謂以艱深文其淺陋竊以爲是二者皆過也蓋謂聖人之道原本盛大以仁義中正順播於萬事惟變所適而物得其理於是作易以教世錯綜萬端經緯人事雖庸愚不肖苟筮之而見所以處事應物者皆合乎聖人之道也故曰吉凶者言乎其失得也得義爲吉失義爲凶故易者導民於義者也自孔子之時老聃之說興其道以觀乎陰陽運行屈伸循環制爲用舍進退之度因時而爲業若有同於易者然而古之聖人當隆盛治平之世居位則裁成輔相乎天地而維天下萬世之安非第不居盛滿功成身退而已易曰勿憂宜日中是也當否遯之日有濟天下之心有進德修業及時之志又不幸所遭禍亂必不可避則致命遂志非第全身遠害之爲善也故有休否幹蠱者又有過涉滅頂凶无咎者以老子之懦弱謙下而終不涉乎世

患視世之驚於功利名譽之徒其賢則多矣及以聖人之  
道揆之然後知老氏之爲陋也孔子沒七十子之徒傳誦  
六藝轉相爲說或得或否皆亂本真其時雜家並興仁義  
蒙塞而漢世尤重黃老之書蓋至元成之間蜀嚴君平以  
老子爲教揚雄少而學焉故雄嘗美君平之湛冥及自著  
書取思竭精貫律歷之數究萬物之情而旨不出乎老氏  
而已蓋彼不備知聖人之道而以所窺於老氏者爲同乎  
易於是作太元以擬易而無惑也其晦家上九贊辭曰晦  
冥冥利於不明之貞淵曰晦冥之利不得獨明也此特老  
氏之和光同塵於易箕子之貞明不可息之訓不亦遠乎  
其他蓋多類是夫孔子之道及雄之世幾乎熄矣求於道  
熄之後得其髣髴而不盡通其旨夫亦時使之然也當時  
著書與雄先後者莫如劉向向之爲書其精深或不逮雄

兩平生忠直之節則逾雄矣夫雄非特始學不當於聖人亦以其行不能自副其言是以君子輕之也然而雄爲是書亦可謂好學深思言之近道者矣孔子譏臧文仲不仁不知而文仲卒以立言不朽夫雄蓋亦其倫與范望之注因漢末宋衷吳陸績之解而損益之然而於雄之旨亦未能盡得也又有釋文一卷蓋范望之前已有爲之者其後遞相益今其中有引及唐韻者陳振孫云司封郎吳祕有太元音義此其視之爲與又按太元占法用贅不用象非如易之古兼用象也故九贊有辭而家無辭其八十一首乃擬象傳非擬彖也自司馬光誤謂易有彖元有首政和中

中有許良肱者遂別增首測一卷以擬大象既複而無謂矣後人不悟其失反以良肱首測雜入雄所作八十一首之中則其謬益甚矣故悉削去不錄唐王涯有說元五篇

別一卷今以附其末

姚姬傳恬菴遺稿序

鄉之前輩以文章稱而年與邇接者十餘人邇自童幼受書一室足希出戶苟非嘗至吾家者率不得見若望溪宗伯襲參司業南堂息翁諸先生異鄉學者見其詩文或生愛慕恨莫接其形容而惡知生同里開者固亦若是也汪稼門觀察之先君子恬菴先生計其生之年與邇接之年也而邇未嘗見觀察出其文讀之清和恬雅有越俗之韻真吾鄉前輩文也余於是益歎昔者文學之盛而怪今者之不繼豈人不悅學而吾邑之文將自是日衰耶抑士有藏於室而吾不得識亦如吾邇者與前輩不相遇者耶不然何今昔之殊也觀察承其家學在官有廉靖之節世推其賢恬菴之文因益聞於天下其蓄深者其播遠於理固

然吾將舉是編爲里之羣士勸焉

姚姬傳張仲絜時文序

常熟蘇州府之一縣居府治東北隅其縣自明以來仕宦多貴人聲勢相繼雖偏僻下邑其士人多知乘時或逾於都會廣聚之區習使之然也余始入京師見邵三丈叔其人溫誠君子善爲魏晉六朝之文與飛伯父同年交好皆爲編修未數年皆休致去旣又識湯君緩叔其人尤樸直好學是時緩叔館余姻黨張君家余嘗與同宿一椽見規以古誼自中夜至晨緩叔之徒張仲絜時已官部曹有名緩叔嘗召之至誠飭之如其兒時仲絜輒受教惟謹余又因緩叔識仲絜焉緩叔與余後登第同年而常熟同年又有蘇園仲其後園仲以部屬外出爲知州不得志遂自屏不仕旣余又識編修陳君耕崖爲學亦近古此數君皆

常熟人余所識皆君子也而以較其縣人材輒不類諸君  
誠較然自好者與抑余之愚陋所取者偏狹乃獨得諸君  
聚而不厭也耶仲絜今歲初改官御史旋稱病去謂余曰  
吾才薄不足有爲於朝尙可有爲於家又出其生平所爲  
時文屬余曰吾文用意與俗殊以不敢背吾師之教子爲  
我定之仲絜去半年贈書陳君令其趣余乃取其文刪定  
若干首其時叔山緩叔皆已死園仲方授學於晉絳之間  
仲絜又去獨余與陳君在京師耳余由是益知如數君者  
果爲難得相見無日獨其文字可常在目前茲益可重也  
已諸君存者方各有著述之志邵三文集其家已刻成緩  
叔在時論說經傳甚眾未成書仲絜將卒成之時文未足  
盡仲絜之業然其文固已醇雅有體善觀文者必能愛之  
乾隆三十七年十一月桐城姚鼐序

姚姬傳禮箋序。

有入江海之深廣。欲窮探其蘊。使後之人將無所得者。非至愚之人不爲是心也。六經之書其深廣猶江海也。自漢以來經賢士鉅儒論其義者爲年千餘。爲人數千百。其卓然獨著爲百世所宗仰者則有之矣。然而後之人猶有能補其闕而糾其失焉。非其好與前賢異經之說。有不得悉窮。古人不能無待於今。今人亦不能無待於後世。此萬世公理也。吾何私於一人哉。大丈夫甯犯天下之謫。不墮而不爲吾心之所不安。其治經也亦若是而已矣。歛金藻中修撰自少篤學不倦。老始成書。其於禮經博稽而精思。慎求而能斷。修撰所最奉者康成。然於鄭義所未衷糾舉之至數四。夫其所服膺者真見其善而後信也。其所疑者必核之以盡其真也。豈非通人之用心。烈士之明志也哉。

無取其書讀之有竊幸於愚陋夙所持論差相合者有生  
平所未聞得此而悅首悅擇以爲不可易者亦有尙不敢  
附者要之修撰爲今儒之魁俊治經之善軌前可以繼古  
人俯可以待後世則於是書足以信之矣嘉慶三年五月  
桐城姚鼐序

姚姬傳泰山道里記序。

余嘗病天下地志謬誤非特妄引古記至紀今時山川道  
里遠近方向率與實舛令人憤歎設每邑有篤學好古能  
遊覽者各攷紀其地土之實據以參相校訂則天下地志  
何患不善余嘗以是語告人嘉定錢辛楣學士上元嚴東  
有侍讀因爲余言泰安聶君泰山道里記最善心識其語  
比有岱宗之游過訪聶君山居迺索其書讀之其攷訂古  
今皆詳覈可喜學士侍讀之言不妄也余疑水經注於汶

水左右水源流方面頗有舛誤又謂古奉高在今泰安右  
汶東故古登封入奉高境西行度環水而北至天門歷  
環道躋岱迺得封所馬第伯記可覆案也往昔在濟南秋  
齊登千佛山望岱巔諸峯遙相接竊謂歷城以南諸山皆  
泰山也後人多爲之名耳今閱是書每與余意合而辨正  
尤起人意聶君欲余序以重其書余淺學又偶過臆度徒  
幸有合於好古力索久往來是山中者聶君足重余耳余  
安足重聶君哉

文特春容而飄灑神明於法者自得其妙

姚姬傳書貨殖傳後

世言司馬子長因已被罪於漢不能自贖發憤而傳貨殖  
余謂不然蓋子長見其時天子不能以甯靜淡薄先海內  
無校於物之盈絀而以制度防禮俗之未流乃令其民仿

效淫侈去廉恥而逐利資賢士困於窮約素封借於君長  
又念里巷之徒逐取十一行至猥賤而盪錫酒酤均輸以  
帝王之富親細民之役爲足羞也故其言曰善者因之其  
次利道之又次教誨之整齊之夫以無欲爲心以禮教爲  
術人胡弗甯國奚不富若乃懷貪欲以競黔首恨恨焉思  
所勝之用刻剝聚斂無益習俗之靡使人徒自患其財懷  
促促不終日之慮戶亡積財物力凋敝大亂之故由此始  
也故譏其賤以繩其貴察其俗以見其政觀其靡以知其  
敝此蓋子長之志也且夫人主之求利者固曷極哉方秦  
始皇統一區夏鞭箠蠻夷蠻雄略震乎當世其伺睨牧長寡  
婦之貲奉匹夫匹婦而如恐失其意促嘗啜汁之行士且  
羞之矧天子之貴乎嗚呼蔽於物者必逆於行其可慨矣  
夫

姬姬傳辨逸周書 8

世所傳逸周書者漢藝文志載之六藝畧尙書中但云周書七十二篇不云尙書之逸者云孔子所論百篇之餘者劉向說也班氏不取識賢於向矣然吾謂班氏辨此亦未審子貢曰文武之道賢者識其大不賢者識其小雖小而所傳誠文武道非誣也誣則奚取哉周之將亡先王之典籍泯滅而里巷傳聞異辭蓋聞而識者無知言裁辨之智不擇當否而載之又附益以己之私說吾意是周書之作去孔子時又遠矣文武之道固墜矣莊子言聖人之法以參爲驗以稽爲決其數一二三四是也此如箕子陳九疇及周禮所載庶官所守皆不容不以數紀者若是書以數爲紀之詞乃至煩複不可勝紀先王曷貴是哉吾固知其誣也其書雖頗有格言明義或本於聖賢而間雜以道家

名法陰陽兵權謀之旨程寤太子音篇說尤怪誕殆非儒者所道校書者宜出之六藝入之雜家乃爲當耳宜依其本書名曰周書雖與尙書周書名同不害也不當曰逸云逸則附之尙書矣

姚姬傳讀司馬法六韜。

世所有論兵書誠爲周人作者惟孫武子耳而不必爲武自著若其餘皆僞而已任宏以司馬法百五十五篇入兵權謀班固出之以入禮經太史公歎其閎廓深遠則其書可知矣世所傳者泛論用兵之意其辭庸甚不足以言禮經亦不足言權謀也且僅有卷三耳漢藝文志吳起四十八篇在兵權謀尉繚子三十一篇在兵形勢今吳子僅三篇尉繚子二十四篇魏晉以後乃以笮笛爲軍樂彼吳起安得云夜以金鼓笮笛爲節乎蘇明允言起功過於孫武

而著誓顧草略不逮武不悟其書僞也尉繚之書不能論  
兵形欲反雜商鞅刑名之說蓋後人雜取苟以成書而已  
莊子載女商曰橫說之則以詩書禮樂從說之則以金版  
六弢然則六弢之文必約於詩書禮樂者也劉向班固皆  
列周史六弢於儒家且云惠襄之間或云顯王時或曰孔  
子問焉然其爲周史之辭若周任史佚之言無疑也非言  
兵亦無與於太公也今六韜微取兵家之說附之太公而  
彌鄙陋周之權曰鈞不曰斤其於色曰元曰黑曰緇不曰  
烏晉宋齊梁間市井乃有烏衣烏帽語耳而今六韜乃曰  
斤曰烏余嘗謂周秦以降文辭高下差別頗易見世所謂  
古文尙書者以他書事實證之其僞已不可逃然直不必  
論此取其文展讀不終卷而決知非古人所爲矣蓋古書  
亾時多在漢獻晉惠愍間而好爲僞者東晉以後人也唐

修隋書作藝文志不知古書之逸舉司馬法之類悉載之  
顏師古注漢書於六韜直以謂卽今書此皆不足以言識  
至韓退之乃識古書之正僞惜其於此數者未及詳言之  
也漢書刑法志所載古井田出車之法甚詳其文蓋出於  
司馬法與包咸注論語辭同也刑法志引其文備故以六  
十四井出車一乘別以三十六井地當山川沈丘城池邑  
居圍圃術路合之則百井包咸引其辭略故第言成出車  
一乘耳其原出一也作僞者其所見書寡於爲古文尙書  
者故舉此及他經史明載之司馬法而併遺之

姚姬傳讀孫子

左氏序闔閭事無孫武太史公爲列傳言武以十三篇見  
於闔閭余觀之吳容有孫武者而十三篇非所著職國言  
兵者爲之託於武焉爾春秋大國用兵不過數百乘未有

興師十萬者也。况在闔閭乎。田齊三晉既立爲侯臣。乃習君曰。主主在春秋時大夫稱也。是書所言皆戰國事耳。其用兵法乃秦人以虜使民法也。不仁人之言也。然自是世言用兵者以爲莫武若矣。

峭折

魯絜非四書通義後序

嘗讀太史公書。謂自古著書者。大抵有所發憤而作也。嗚呼。豈非然哉。昔吾家西麓公。生於明之季世。以天啟壬戌。選貢。歷任至福建海防同知。當是時。天下已亂。所在盜賊。蠡起。公所歷不出佐貳之職。至則謹斥堠。繕城守。招集流亡。倉皇補苴而已。又多與上官忤。既知事不可爲。遂棄官歸。公歸踰年而明亡矣。公之在官。憤當時內外任事者。皆不得其職。著聞見錄一書。每稽一職。必由歷朝上溯之。周

官六典而折以本朝太祖之法度以明稱是職者之不易而當時冒居其任者之非其人朝廷亦視爲故事而若不知有祖制也一篇之中反復致意焉及歸又謂國家以經義取士原欲得通經學古之士而用之而慎當時習斯事者失制科本意因著四書通義一書鉤稽史傳旁推交通而爲之說雖其義時與儒先異而意在反末季空疏無用之學歸諸實用其志深可悲也蓋自經使分門宋真文忠公著大學衍義以史證經而明邱文莊公爲衍義補王道思氏嘗謂二書所取純駁不可同論而歸於進御以資勸戒俾有補治道其拳拳忠君愛國之心一也公生當末世居下位不得致身八主之側陳說大義於經筵發憤爲此不欲使昔聖昔賢垂世立教之旨爲後人口耳講說攫取榮利之資敗壞人才無以爲國家用雖其爲書之體固有

異於二公之所爲者而其心亦何以異於二公拳拳忠愛之心乎公此書成又綴數語於端曰吾之爲此蓋憤士無實學壞天下國家事負昔聖昔賢立教之心欲讀者知國子書固非空言無實用者耳後世子孫當謹藏之以俟知者嗚呼公旣負其學不見施設及歸又以逸民終式幽蹙隕不得有道而能文者表揚於世其行世論說不見諸史氏聲光閭汶遲之又久雖吾子孫後起者恐不能名公爲何如人也幸有其書之存小子竊不自量欲暴白公之心迹章施無極勉爲此序庶幾後世讀公之書者旣有以知公著書之心而考諸小子之文亦可以得其爲人之大概焉公所爲聞見錄其裔孫某爲福建縣令時已刻以行世名曰仕學全書今又刻公此書板並藏之家公諱論字孔壁姓魯氏江西新城人晚年隱居邑西西靈峯之麓自號

西麓釣叟公有弟諱訓字述之初爲諸生既而與公偕隱  
自號西溪仕驥西溪之裔也

姚姬傳曰不逮子固先大夫集序之雄渾然自明也  
吳殿麟方立中夫子時文序

嗚呼此吾師立中先生之遺文予小子奉爲規矩者也始  
先生館予家塾予時方穉昧僭從昆弟執經侍側日聆先  
生之訓誨而歌誦其文章意氣甚盛以爲世人無此樂也  
先生貌癯而氣清話言溫溫不見鋒穎而直方內蘊智略  
絕人其所爲經義探孔孟之旨窮六藝之源彬彬乎其有  
質而有文也然而屢試於鄉皆不遇先君子最重先生相  
對歡甚嘗冬寒篝鐙夜飲酒三行先生忽長吁淚下先君  
子怪之先生曰兩人髮皆白矣曰難言也同顧小子提壺  
侍飲於旁方總角改容笑語先君子曰他日成我兩人志

者其此子乎。時先君子已嬰未疾歲餘矣。泫然謂曰。以是子辱先生。吾不能待。兒壯大矣。於是兩人相嚮。泫然酒未竟。罷去。其後先生卒。困於諸生。以致生平所爲文章。不自秘。惜半皆散。今其存者。粲然可觀也。小子定謹泫而序之。俾先生之子石輔藏之。自先生既歿之明年。先君子亦溘然長逝。一時共學之人。或天死。或謀食。他方。迄於今無一人復讀書於塾者。嗟乎。文章與道德相表裏。孝弟道德之本也。定聞古之能孝弟者。能終善者也。父師既歿。事生之禮。無所施矣。成父師令名。所以事也。定既壯。碌碌無殊能。尙何足語此哉。每發先生之文。誦之。恍見先生東嚮。先人西嚮。咨嗟諾諾。誠於明鑑。風雪之地。有餘悲焉。

惲子居南華九老會詩譜序

嘉慶元年 詔徵孝廉方正之士。武進以莊宇達達甫應。

達甫辭之不獲自是不應進士舉曰吾愧此名甚無厭是孤詔旨也敬時吏於浙聞而賢之四年敬請撤吏部復往浙就吏過達甫達甫以南華九老會詩譜命敬序其後九老會者達甫之祖勁菴先生英宗之致仕者共九人皆宜祿壽子孫於燕閒爲會以循之者也敬觀其所爲詩始知九人皆清白恬退去時俗尙古昔於是知達甫之賢爲有所自矣已而思之士當年少氣壯束修自進曰吾將以爲天下也一旦宦達矣名溢於朝祿豐於室又相率引去以爲高其進也將以求其實也而以名飾之其退也實曰至矣而名可惟吾之所取此豈聖賢者之所許耶達甫未通籍其高尙宜矣如九老者當求其治民之道勤慎爲國之意所以不愧去者何在不當徒羨其退也已又思之古之緼人其初非有他也不過階進不喜退耳君子則進不

得已也。退常不可已而已。是故過於進。將爲患失之辭。夫過於退。不失爲引身之君子。敬今仕宦方始。恐進退皆無。以復見達甫。自今日以往。庶幾其念之哉。是達甫之益我也已。

惲子肩讀張耳陳餘列傳。

穀梁子曰。君子之于物無所苟而已。石鵠猶且盡其辭而況於人乎。故五石六鷗之辭不設。則王道不亢矣。古之作史者。辨於物。析於事。慎於文。辨於物。故名正。析於事故。理順。慎於文。故勸懲明。史記張耳陳餘列傳。廷尉以貫高事辭聞。上曰。壯士誰知者。以私問之。壯士意其可以私問也。中大夫泄公曰。臣之邑子素知之。此固趙國立名義不侵爲然諾者也。上使泄公持節問之。立名義不侵爲然諾。不可以私問也。使泄公具告之。曰。張王已出。因赦貫高。貫高

喜曰吾王審出乎貫高之心惟知有王故問出王不問赦高也泄公曰然泄公曰上多足下故赦足下泄公之心惟知有高故復言赦高不言出王也至貫高絕吮死太史公斷之曰當此之時名聞天下如是而已何也家臣知有家而不知有國諸侯之臣知有國而不知有天下皆大亂之道如貫高者足以聳動激昂入人肝膈然而君子不以仁義褒焉孟子曰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於此可以觀矣

筆力雄大而識足以緯之

惲子居讀貨殖列傳

作史之法有二太史公皆自發之其一留侯世家曰所與上從容言天下事甚眾非天下所以存亡故不書此作本紀世家列傳法也而表書亦用之其一報任少卿書曰亮

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此作表書法也而本紀世家列傳亦用之史記七十列傳各發一義皆有明於天六古今之數而十類傳爲最著蓋三代之後仕者惟循吏歸吏佞幸三途其餘心力異於人者不歸儒林則歸游俠歸貨殖天下盡於此矣其旁出者爲刺客爲滑稽爲日者爲龜策皆畸零之人是故貨殖者亦天人古今之大會也鍾伯敬謂補平準書所未備可以操治天下之故其義乃推而得之其諸非太史公之本義歟

自菴先生云心思獨到

惲子居書三國志後

秀水朱錫鬯氏稱陳承祚削魏氏受禪碑而詳書漢中王武擔山卽皇帝位文并羣臣勸進表爲以統與蜀此承祚意也後人讀史不尋始末較其書法所在據一端之偏卽

深文斥之如謂史記尊黃老三國志帝篡竊古人豈任此邪敬反復觀之復得數端可以發錫鬯氏之說史記漢書之法曰傳曰志曰表曰論曰贊承祚作史有傳無志表何也彼三國者不足當一代之制也蜀得國最後失國最先吳據江表魏以篡終始故皆奪之然蜀用漢儀法無志表亦傳若吳魏之制皆不傳矣此奪之至也其以評易論而無贊何也吳魏之君若臣皆亂世之雄耳贊之是長亂也蜀以討賊號天下故於楊戲傳載蜀君臣贊以別之是正於吳魏也其書目曰武帝操明帝叡何也與先主備吳主權同書也明魏之非帝而已魏非帝而蜀之宜爲帝人無有知之者故於蜀書曰先主備而於吳書曰吳主權不稱先主權吳者非蜀儕也吳非蜀儕魏又何得以蜀爲寇敵邪此與之至也春秋之義微而顯志而晦史記蓋得其意

幾十之六七漢書得四五三國志得一二自晉書以下憂  
憂乎幾無有焉五代史知此法而不能用故書法必自爲  
論以道達之此史之所以不古若歟

張皋文丁小正鄭氏易注後定序

自王弼注與而易晦自孔穎達正義作而易亡宋之季年  
學者爭說性命莫不以王孔爲本雜以華山道士之言而  
王伯厚氏獨盡心鄭注蒐輯闕佚彙爲一書可謂偉矣自  
是之後蓋五百餘年而得惠定宇氏始考鄭氏爻辰增補  
伯厚集注所未備然後天下知有鄭易又數十年丁君小  
正從而定之正其違錯補其闕漏次其篇章然後鄭氏之  
易大略具焉方今士以不習鄭學爲恥其考校鄭書者無  
慮數十家而以丁君此書爲最善蓋其始爲以至於今二  
十餘年不苟成書有爲其學者必咨焉從而爲之校者以

本數唯以傳信爲務而不以臆斷其爲之也勤其出之也  
慎則其獨善宜也且夫學者所以貴古書者豈惟其文哉  
將有取其義也王伯厚氏之序此書取朱震之言曰多論  
互體曰以象數爲宗夫易之有互不如鄭氏自田何楊叔  
以來論互體不足爲鄭學也易者象也易而無象是失其  
所以爲易數者所以筮也聖人倚數以作易而卦爻之辭  
數無與焉漢師之學謂之言象可謂之言數不可象數並  
稱者末學之陋也吾以知伯厚之於鄭易概乎未有聞也  
定宇氏說爻辰是矣雖然爻辰者鄭氏之所以求象而非  
鄭氏言易之要也鄭氏之學盡於爻辰而已乎記曰夫禮  
本於太一分而爲天地轉而爲陰陽變而爲四時其降曰  
命韓宣子見易象曰周禮在魯矣是故易者禮象也是說  
也諸儒莫能言唯鄭氏言之故鄭氏之易其要在禮若乃

本天以求其端原卦畫以求其變推象附事以求文王周  
公制作之意文質損益大小該備故鄭氏之易人事也非  
天象也此鄭氏之所以爲大而定字氏未之知也夫以王  
惠二家之學如此則其所輯往往有舛悟而不知者非其  
學不博識不精其所涉淺也丁君此書余見其彙本一字  
之異必比附羣書以考其合往往列數十事是故於義審  
於義審則其分別有序也無惑爾已余往嘗疑鄭君箋詩  
以婚期盡仲夏以前於經無所徵驗及就歸妹之注考之  
六五爻辰在卯二月中辭曰帝乙歸妹以祉元吉九四爻  
辰在午五月中辭曰歸妹愆期然後知箋義蓋出於此又  
嘗疑雷震百里以象諸侯周官制則不合及讀晉康侯之  
注諸侯有三捷之功錫以乘馬而廣之然後知易有三代  
之制其他如此者甚衆惜乎唐之儒師未有見及此者遂

禮家微言泯沒而不傳也然就此書而求之比類傳物以合鄭氏禮注則於易之大義未嘗不有考焉是則小正之功不可廢也夫

陸祁孫七家文鈔序。

嘗論賢人君子其才分各有所優絀而或挾一端以自引重則荒江老屋之間有薄卿相而不爲者矣夫文之爲道非所云一端者耶然而廬陵眉山南豐新安而後歷金元明之久塵得震川荆川遵巖三家欲求一人而四之雖劉王兩文成或且退然未敢自信况其他哉我朝自望溪方氏別裁諸僞體一傳爲劉海峯再傳爲姚惜抱桐城一大縣耳而有三君子接踵輝映其間可謂盛矣然世之沈溺於僞體者固未嘗一日而息宋梅犀所處僻遠彭秋士年少心孤口眾徒能自守而已有志之士所爲慨息也吾

常白荆川之歿此道中絕後有作者復起於岐塗以安一時之譽乾隆間錢伯用魯思親受業於海峯之門時城湖其師說於其友惲子居張皋文二子者始盡棄其考據駢儷之學專志以治古文蓋皋文研精經傳其學從源而及流子居泛濫百家之言其學由博而反約二子之致力不同而其文之激然而清秩然而有序則由望溪而土求之震川荆川道巖又上而求之廬陵眉山南豐新安如一轍也夫君子之於學也期與一世共明之而非以爲名也非以爲名則自爲之與他人爲之無以異也以二子之才與識而治古文實自魯思發之君子以爲魯思之於文也賢於其自爲也差乎魯思惜抱以老壽終而子居皋文齒猶未也乃皆不幸溘逝遺書雖盛行於世學者猶未能傾心宗仰每與薛玉堂畫水言之相顧浩歎畫水因出其向所

點定三子之文又吳德旋仲倫所選梅厓秋士文各十餘篇益以桐城三集以命繼翰俾擇其尤雅者都爲一編曰日七家文鈔聊以便兩家子弟誦習云爾非文之止於七家與七家之文之盡於是編也異時有志之士效法而興起者日益衆皇朝之文將如班固所稱炳焉與三代同風則雖以此書爲乘章之先吾知七君子者必欣然樂之不以爲忤也

序跋類二

續古文辭類

姚石甫黃香石詩序。

嗟乎自古豪傑之士成名於天下後世者豈必其生平之所自命哉夫人之一身有子臣弟友之責天地民物之事至沒世後舉無一稱而獨稱其文章末矣文章之大者或發明道義陳列事情動關乎人心風俗之盛衰乃又無一稱而徒稱其詩抑又末矣然而李杜白陸竟以詩人震耀今古稱名之偉如日月江河者何也則不惟其詩惟其人也此三四公者方謂天地間所責於吾身甚衆且巨將汲汲焉求以任之不得已而以詩名豈彼之所自命爲豪傑者乎惟自命不在此而卒迫之不得不出於此然後以其胸中之所磅礴鬱積者一託於詩以鳴其意其蓄之也厚故發之也無窮其念之也深故言之也愈切誦之淵然而

聲出金石滿天地卽之奕然而光燭千丈辟萬夫思之愀然聆之駭然而泣鬼神動風雨夫非其聲音文字之工也是其思義之氣仁孝之懷堅貞之操幽苦怨憤鬱結而不可伸之志所存者然也惟然故觀其詩可得其人其人雖亡其名以立今世之士徒取其聲音文字而揣摹之輒鳴於人曰吾以詩名其與古人之自命不亦遠哉宋元以來工詩者奚啻千百而赫然見稱於世無幾人也亦可以思矣本朝諸公自阮亭標舉神韻歸愚講求格律後學奉之如規矩準繩可謂盛矣然皆以詩言詩吾以爲學其詩不可不師其人得其所以爲詩者然後詩工而人以不廢否則詩雖工猶糞壤也無怪其徒具形聲而所自命者不存也粵中言詩近日後起者三人曰譚康侯張南山黃香石康侯吾嘗讀其詩愛其人而未之見南山則諱篤自好方

力於治經余嘗序其詩矣香石與二子齊名嘉慶十六年  
余在學使程公署見所著論詩話羅浮小志雲泉隨札心  
識之越二年乃相識於白雲山中見訪以世務之大夫香  
石平生所自命雖不知較古人若何要其講求世務隱然  
有人心世教之憂不可謂非有心之士余行矣留此說以  
質香石無亦有竊然深思穆然高望者乎

鄧湘泉船山遺書目錄序。

周易為傳十二卷發例一卷周易大象解一卷周易神疏

二卷

舊本三卷  
四庫本四卷

周易考異一卷

附釋  
疏後

周易外傳七卷書

經神疏四卷尚書考異

有目未  
見書

尚書引義六卷詩經神疏

五卷

舊本二卷  
四庫本四卷

詩經考異一卷

附協  
韻辨

詩廣傳五卷禮記

章句四十九卷春秋神疏二卷春秋家說七卷春秋世論

五卷

舊本  
二卷

續春秋左氏傳博議二卷四書授義三十八卷

又名授諸生講義

四書稗疏二卷

書本一卷

四書考異一卷

讀四書大

全說十卷四書詳解

見未

說文廣義三卷

凡經類二十二

部已見二十部都一百六十四卷未見二部無卷數

讀通鑑論三十卷宋論十五卷大行錄

見未

凡史類三部

已見二部都四十五卷未見一部無卷數

張子正蒙注九卷近思錄釋

見未

思問錄內篇一卷外篇一

卷俟解一卷噩夢一卷呂覽釋

見未

淮南子注

見未

黃書一卷

識小錄一卷搔首問

見未

龍源夜話

老子衍一卷莊子解

三十三卷莊子通

見未

愚鼓歌一卷相宗緒索一卷三藏法

師八十規矩論贊

凡子類十七部已見十二部都五十

一卷未見五部無卷數

楚辭通釋十四卷蓋齋文集十卷

卷一

論

三首

做符命二

傳二首行狀二首墓志銘四首記一首

卷二

序

五首

書後

二首跋一首卷四跋一首尺牘十首卷五九昭卷六九

卷七賦五首卷八賦三首卷九像贊一首雜詩集十

物贊十六首銘十一首卷十家世節錄八則舊齋詩集十

卷四十一五十一自定稿卷二十六自定稿卷三十七自定稿

秋卷九雁字蓋齋詩餘三卷一船山鼓棹二集卷三譜前八

詩卷十傲詠蓋齋詩餘三卷一船山鼓棹二集卷三譜前八

詞蓋齋詩話三卷夕堂一詩譯元增詩經神說後卷二憶得

未見蓋齋外集四卷夕堂一船山鼓棹二集卷三譜前八

見又有買薇稿龍濟園初集二書未夕堂永日八代文選

見殆亦詩文集也附識其名於此未夕堂永日八代文選

十九卷八代詩選未見四唐詩選未凡集類十部已見六

部都六十三卷未見四部無卷數

右衡陽王先生著書五十二種已見三十八種都三百二

十三卷著錄於四庫者曰周易稗疏四卷考異一卷曰

尚書稗疏四卷曰詩稗疏四卷考異一卷曰春秋稗疏二

卷凡六種存目於四庫者曰尚書引義六卷曰春秋家

說三卷凡二種舊已刊者曰周易大象解一卷曰春秋世

說三卷凡二種舊已刊者曰周易大象解一卷曰春秋世

說三卷凡二種舊已刊者曰周易大象解一卷曰春秋世

說三卷凡二種舊已刊者曰周易大象解一卷曰春秋世

說三卷凡二種舊已刊者曰周易大象解一卷曰春秋世

說三卷凡二種舊已刊者曰周易大象解一卷曰春秋世

論二卷曰四書稗疏一卷考異一卷曰老子衍一卷曰莊子解三十三卷曰楚辭通釋十四卷曰正蒙註四卷曰歷問錄二卷曰俟解一卷凡十種外文集詩集詩餘詩話復有數卷皆奇零不成部帙餘俱鈔本其未見者存佚不可知舊刊之本類坊刻且日久漫漶顯鶴病之當慨然發憤思購求先生全書精審錢木嘉惠來學以是強聒於人無應者道光己亥寓長沙時方輯沅湘耆舊集徵求先生遺詩一日先生族裔有居湘潭名世全者介其友歐陽君兆熊訪余於城南旅寓以先生詩集來且具道先生六世孫承侄具藏先生各種遺書於家世全將謀壽諸梨棗余大喜過望次年春遂開雕於長沙以校讐之役屬吾邑人鄒漢勛其後二年次第刊成周易內傳十二卷周易大象解一卷周易稗疏二卷考異一卷周易外傳七卷書經稗疏

四卷尙書引義六卷詩經稗疏五卷考異一卷詩廣傳五  
卷禮記章句四十九卷春秋稗疏二卷春秋家說七卷春  
秋世論五卷續春秋左氏傳博議二卷四書授義三十八  
卷四書稗疏二卷考異一卷大凡十八種都百五十卷書  
成以全書目錄寄示顯鶴乃借書其後曰班史有言古之  
儒者博學虛六藝之文六藝者王教之典籍先聖所以明  
天道正人倫致至治之成法自孔子歿而大道微七十子  
之徒遺言墜緒不絕如縷遭秦燔滅蕩然無存漢興收拾  
餘燼始立專門各抱一經私相授受亦互相嫉如馬鄭諸  
儒始貫穿羣籍鑽研訓詁迄其蔽也雜於識緯墮於支離  
破碎魏晉以後崇尚虛無流爲佛老學術紛歧世運榛塞  
聖人之道晦矣唐代義疏之作具有端緒而是非得失未  
有折衷宋世眞儒出羣經乃有定論至於近代學者疾恹

儒空談心性逸於考古遂至厭薄程朱專考求古人制度名物以爲博甚則刺取先儒刪落躑躅駁謬悠之論以爲異而一三天資高曠之士又往往誤於良知之說敢爲高論狂瞽一世著書愈多聖道愈鄙先生不然生平論學以漢儒爲門戶以宋五子爲堂奧而學道淵源尤在正蒙一書以爲張子之學上承孔孟之志下捭來茲之失如彼日麗天無幽不燭聖人復起未之能易惟其門人未有殆庶者而當時鉅公如富文司馬諸公張子皆以素位隱居未由相爲羽翼其道之行曾不得比於邵康節之數學而世之信從者寡道之誠然者不著是以不百年而異說興又不二百年而邪說熾其推本陰陽法象之狀往來原反之故反復辨論累千百言所以歸咎上蔡象山姚江者甚峻或疑其言太過要其議論精卓踐履篤實粹然一軌於正固

以易也先生生嘗慕草自以先世爲明世臣存亡與共  
甲申後崎嶇嶺表備嘗險阻既知事之不可爲乃退而著  
詩以自禱永懷邵山中流離困苦一歲數徙其處最後乃  
定居湘西蒸左之石船山築觀生居以終故國之感生死  
不忘其志潔而芳其言哀以思百世下猶將聞風興起况  
生同里間親讀其書者乎當是時海內僑碩北有容城西  
有蓋厓東南則崑山餘姚而亭林先生爲之魁先生刻苦  
似二曲貞晦過夏峯多聞博學志節皎然不愧顧黃兩先  
生願諸君子肥遯自甘聲名益炳羔幣充庭干旌在野雖  
隱逸之薦鴻博之徵皆以死拒而公卿交口天子動容  
其志易白其書易行先生竄身狷峒絕迹人間席棘節茶  
聲影不出林莽門人故舊又無一有氣力者爲之推挽歿  
後四十年遺書散佚其子敬始爲之收輯推闡上之督學

宜興潘先生因緣得上史館立傳儒林而其書仍湮滅不傳後生小子至不能與其名姓可哀也已當代經師後先生而起者無慮百十家所言皆有根柢不爲空談蓋經學至本朝爲極盛矣然諸家所著有據爲新義輒爲先生所已言者四庫總目於春秋稗疏曾及之以余所見尤非一事蓋未見其書也近時儀徵相國哀輯國朝經解刻於廣南所收甚廣獨不及先生其他更何論已先生出處本末略見潘宜興備六雅全謝山余存吾諸文集中顯鶴增輯楚寶文苑亦有傳不具述獨詳述先生學業之大者著於篇使世之讀先生書者有所考焉

聲光炯然

鄧湖臬書楚寶增輯熊襄愍傳後

嗚呼有明疆事之壞至襄愍死而已其矣襄愍以剛烈孤

憤之心處政變危疑之地迄今讀其奏疏書揭凜凜猶有生  
生氣我高宗純皇帝謂其曉暢軍事爲明代巨擘披覽  
遺文慨然太息特詔求熊氏後而予以官遂使勝國孤  
臣起沈疆而光日月仰見高宗天地之量卓越萬古而  
襄愍孤忠大節所由動異代聖人之睿鑒者益可思已  
夫襄愍再起經略時事已潰裂不可收拾卽毅然委以  
殘弱其能轉危爲安與否尙不可知乃遙制旁撓領陷叢  
起羅織大獄傳首九邊疆事旣敗國祚隨傾讀史至此未  
嘗不太息痛恨於神燾之際也余增輯大將以襄愍與方  
逢時梅之煥竝列之煥風采機略爲襄愍所服而牽於文  
法屏之則地不盡其用逢時之才豈有加於襄愍而史稱  
其處置軍事皆協機宜功名與崇古相亞時稱方王夫同  
一邊臣才地相近而成敗禍福相反若此則以其時江陵

晉書卷之三十三  
晉書卷之三十三  
晉國逢時所處爲獨幸耳嗚呼孰謂文忠之功可少哉

周星叔書蘇文忠正統論後

歐陽子始爲正統論凡七篇章子非之蘇子是之其所爭者魏也晉梁也後唐晉漢周三子者無異論焉歐陽子晚乃刪爲三篇其說曰正統之序自堯舜歷夏商周秦漢而絕晉得之而又絕隋唐得之而又絕則黜魏而弁絕五代蘇子所謂序其可得以存教者歐陽子終弗與也蘇子曰正統之爲言猶曰有天下誠有天下也與之可也魏五代實則未能有天下也歐陽子之絕東晉甚矣歐陽子欲其統之絕而可續也東晉不絕隋不續繼東晉者宋齊梁陳也與東晉而不與宋齊梁陳則無終與宋齊梁陳而黜後魏則隋無始夫魏不能有漢東晉不能有晉漢晉無終可也宋齊梁陳實有東晉東晉無終不可也以晉續漢晉不

獨有魏以隋續晉隋不獨有後魏晉隋則不惡其無始也  
與東晉以及宋齊梁陳而黜後魏隋則惡其無始也蘇子  
序其可得者六至於晉隋之間蘇子亦不能有所與也然  
且固與魏何也漢之魏猶唐之五代蘇子與五代宜無詞  
以絕魏然且固與五代何也蘇子以五代爲宋始也夫宋  
之續唐猶隋之續晉晉之續漢宋不惡無始也歐陽子之  
修五代史也爲宋故尊周以及梁唐晉漢猶晉之陳壽不  
容不帝魏也然三國弁志壽蓋不以正統與魏而歐陽子  
於史則尊之至論正統終絕之明宋不惡無始也且均之  
無始於宋則惡之隋則不惡之於後魏則不與五代則與  
之宜歐陽子之不安而終變其說也雖然歐陽子之多所  
絕尊正統也而晉隋與焉歐陽子之與亦已輕矣曰是實  
有天下曰有天下則已爾何必正統

論記曰七篇今載外集曰原正統論曰明正統論曰秦  
論曰魏論曰東晉論曰後魏論曰梁論三篇載居士集  
曰序論曰正統論上曰正統論下附或問一篇其序論  
首曰臣某言末曰願下學者考定其是非云云蓋嘗以  
進呈者歐陽子之定論也外集又有正統辨上下二篇  
不知作於何時七篇序正統與蘇子同三篇黜魏五代  
二篇則堯舜三代後獨取漢唐而已大抵歐陽子之於  
正統屢變其說而所取愈狹蓋尊而名之曰正統固不  
得輕與也必也去其正統之名紛紛異同之論皆息矣  
按正統辨二篇其文不類歐陽子作疑編者誤收

周星叔再書正統論後○○○

晉之東未有絕之正統者絕之自歐陽子歐陽子宋人也  
使其生南宋歐陽子不絕東晉矣豈惟歐陽子不絕東晉

蘇子亦不固與魏而退蜀漢蜀漢之上繼兩漢也自南宋也前此東晉時有習鑿齒之漢晉春秋矣人以鑿齒爲東晉故也至歐陽子并東晉絕之矣蘇子又固與魏矣二子外司馬溫公又帝魏而寇之矣皆弗與也蓋至南宋而後與之決矣夫南宋之爲宋其可哀矣南宋之人求之於古有東周矣幽王之弑也太子卽位自西徂東猶是王畿千里之內天下宗周未之有改則非南宋之比也其下後漢後漢能誅莽而一天下又非南宋敢望也南宋不如東周後漢而猶賢於蜀漢故亟與之其下東晉東晉則真南宋之比也又其下則後梁與北漢則南宋亦不屑比也元人之以宋遼金列爲三史也非公論也至明人病之欲黜遼金悉從晉書載記之例則甚矣亦非公論也從載記之例遼可也金不可也於宋可也於南宋不可也夫遼之爲遼

蓋非五胡之比矣嘗助晉滅唐而臣晉矣又滅晉而暫主中國矣然宋能一天下而遼獨有燕雲以此不如後魏故曰遼可而金暴起於宋之末故曰於宋可也南宋之不得不別於宋也猶東晉之不得不別於晉也論其地則比於東晉而優於蜀漢較其德則蜀漢初不爲魏屈東晉初不爲五胡屈南宋媿之矣而金之視後魏有過之無不及也而或者欲比於夫子之抑吳楚過矣吳楚自王其國耳周之爲周自若也夫子作春秋不必爲吳楚若吳楚雖微夫子抑之後之爲史必無有以吳楚擬周者也吾故曰非公論也或曰蜀漢列於正統者以有武鄉侯漢壽亭侯也南宋列於正統者以有岳忠武紫陽諸賢也賢者之益於人國若是哉

周星叔書蘇文定隋論後○○○

甚矣蘇氏之好爲高論而不顧也天下大器也古之聖人  
誠不役天下之利以與生民以固社稷子孫萬世之計未  
嘗不兢兢焉故曰予臨兆民凜乎若朽索之馭六馬其自  
視眇焉而其視天下若此其不敢輕惟恐天下之去我也  
蘇子曰守天下者必有大度非有大度之人則惟恐天下  
之去我而以術留天下以術留天下天下斯去之夫不恐  
天下之去我而謂之度古之大度者宜莫如桀紂蓋桀之  
言曰日亡吾亦亡耳紂之言曰我生不有命在天是已余  
以天下未始不可以術留也顧術何如耳始皇隋文是欲  
留天下而無其術者也其亡也不以留之而去也二世煬  
帝乃任其自去而不留者也蘇氏論秦之失曰銷名城殺  
豪傑鑄鋒鏑此誠始皇防之太過余以秦之失多矣三者  
非秦之所以亡也文帝雖無經國之遠謀亡隋非文帝也

謀臣舊將誅滅略盡本於猜防猶之始皇欲留天下而不  
得其術計出無聊耳亦非隋之所以亡也夫始皇則猶見  
秦之取天下如此之難也隋文則猶念天下之久不定而  
重失其定也二世之庸闇煬帝之淫縱其不恤天下乃皆  
與始皇文帝異而煬帝曰貴賤苦樂更迭爲之亦復何傷  
亡國之言與桀紂若合符節由是言之秦隋之亡其君  
能置天下度外故能以其身宴然自恣於天下之上豈以  
適已而不顧天下之去我其禍皆起於人重而物輕蘇氏  
之論是以水濟水者也

姚春木喬處士遺集序

當明末造時東南人士多以文學抱節終老或名著當世  
或日久迺顯若寶應喬處士邁其一人也處士字子卓明  
諸生父可聘官侍御史名在國史弟萊用詞學直氣著聲

本朝獨處士阨窮畢身既沒累世而其詩集爲怨家所發子孫幾至獲罪是其重不幸爲可悲也侍御有池館在柘溪去城絕遠晚年居焉處士侍父柘溪吟咏自樂不顧俗好時人比之范粲子孫侍御享耆壽年至八十七乃終是爲康熙乙卯而處士以先二年卒年六十一學者私諡孝靖先生處士善於詩當時邑中稱詩者推舉人張璠布衣陶深而處士與之埒時人尤稱其五言嘗遊地至吾郡交幾社諸人又嘗至張莊過故給事中許公譽卿久之乃歸其事皆於詩見之其詩亦於諸人爲近當 純皇帝時詔收天下遺書有司以弗善推行 詔意多摘字句相引罪民間以此連染或至破敗其家後 天子下詔謂人臣之義各忠所事毋庸過諱於是向之誦毀叢集埋沒而不顧者迺克滌洗而處士之詩亦出蓋古者士之立節不以

顯晦殊軌而聖朝取人之善靡然無所私意於其間此非但爲人子孫者得以表章其先抑聖人之所以含容而滌蕩之者其休美豈有涯與予游寶應交處士曾孫德全相晤斯集屬爲序引旣感其事本末又歎其往來吾鄉而邑之遺書未見有能言之者蓋遺文墜簡零落無數士之隱陋於其時者可勝言哉

毛生甫練伯頴後漢書公卿表序

自太史公仿周譜作表孟堅仍之其後伏無忌黃景延篤等多作表弗傳史亦皆闕歐陽永叔修唐書始復爲之義法益備自是率增損立矣原表所由作者一代制度政刑世系歲月宗親臣工事狀爵邑拜免除襲紀志傳或書或不書者多錯綜列之旣可參考而紀志傳文之繁簡詳畧乃益合體要豈故區分條比爲哉范蔚宗後漢書其初作

時本無表宋熊廣居用攷錄全書與三國志司馬經統志  
效前書爲表十卷雖頗譌脫而鉤貫羅絡亦率有條理嘉  
定錢璫之先生嫌其外雜疏隘復博稽山經地志金石傳  
記別爲諸表正訛補闕加精密矣然廣居初始之功不可  
沒焉連平練伯穎行愨而志清學勤而質敏自年十二三  
時已涉獵諸經三史能文性喜考辨尤達官制嘗譌明證  
法考後漢書註刊誤復補爲是書公卿表方伯穎作時實  
未見熊錢與萬季野諸書而序說明贍多合年甫十八遽  
卒悲夫嗚呼誠竭其闕傑之材加以歲月充以學識其纂  
述可量哉然錢氏譏廣居百官表並載長樂衛尉太子太  
傅少傅大長秋司隸校尉等爲本朝官制其說信矣而其  
所作表乃舍司隸校尉而列河南尹何也司隸校尉本武  
帝置後罷其兵成帝又省哀帝復置則屬大司空扶風本

主爵都尉與京兆馮翊爲三輔皆無所屬故孟堅有所去  
取爲至東京則司隸校尉威權重矣而河南尹等七郡又  
皆其所部且前書表名百官公卿廣居名百官其列京兆  
尹等與司隸校尉河南尹可也錢氏則名公卿尤不當舍  
司隸校尉而列河南尹也伯頴此表不列大將軍以不當  
置旣置復罷不知大將軍在東京時爲五府表所不當列  
者雜號也此則伯頴疏耳至列司隸校尉不列河南尹則  
其雜貫知審覈不可以年少易焉嗟乎學術之通達難也  
務賅博者說或駁難近矯其弊壹出於單庸浮薄豈爲知  
本末哉余旣悲伯頴負鉅材未成又嘉其深造有遠識長  
樂溫伊初已爲是表序乃別爲論次以發其指云

吳仲倫書抱朴子後

二首錄一

葛洪生於哀習之世閱時俗之流蕩疾貪邪之競進故所

著書辭賤祿利尙高節匡世謬貴繩檢其說美矣顧乃列  
之外篇而內篇專論黃白變化之術內其所當外外其所  
當內何若斯之外也夫神仙之事周秦西漢開海上燕齊  
怪迂方士遞相祖述以爲神奇而其後山林全隱之徒清  
虛好道者亦往往假其術以自藏則如魏伯陽參同契之  
說猶頗有可采者今日大藥成而白日沖舉壽與天地長  
久則曷若朝聞道而夕死之爲愈哉

續古文辭類纂五

續古文辭類纂卷五